



从缅甸电诈园区归来，他在网上公开征集证据



”

2025年2月5日，泰国切断了泰缅边境缅甸地区5个地点的电力、供应及互联网连接；2025年2月12日，缅甸向泰国移交261名电诈园区被解救人员。2月20日，妙瓦底地区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，经泰国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。

生于1980年的闵永星喜欢感慨时间，2023年2月20日，在朋友圈发出“别问青春剩几许”的状态后，他从朋友圈里“消失”了。

2023年3月到2025年1月，“消失”的22个月，他被困在缅甸电诈园区，历经了诈骗团伙的三次“转移”，从位于缅甸瓦邦的勐能县，途经两个临时落脚点，最终来到缅甸掸邦的万海华盛园区。

2024年底，闵永星所在的公司被老板转卖，在公司交接过程中，他终于抓住了一次出逃的机会，于2025年1月2日逃离园区，用了8天辗转回到中国。

由于长期在园区遭受体罚和殴打，闵永星自称手指已经不能伸直，牙齿和面部有多块术后钢板，下巴不能灵活活动，说话费力。

2025年2月中旬，大批缅甸诈骗园区人员经泰国被押送回中国，看到新闻的闵永星相信，只要持续关注，“里面”的人早晚会回来，“只是时间问题”。他每天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行动的最新动态

闵永星同时也需要时间疗愈自己。他告诉北青深一度，目前他正在收集证据，“里面有9个人伤害过我”，他要通过法律途径，让那些人最终得到制裁。

园区老板的“虫草茶”

闵永星22个月的缅北遭遇，始于一个“两年能赚5000万”的“商机”。向他抛出橄榄枝的，是朋友的朋友。

2023年3月，一位久未联系的女性朋友与闵永星聊天，说在云南边境附近做生意，“随便开个酒楼，一个月赚四五十万轻轻松松”。

这种生意可信吗？闵永星不是没有怀疑过，但他解释，自己曾在2009年做过年

入千万的买卖，接触的朋友都是“有层次的”，“再说，生意能不能做，现场一看便知，大不了就回来”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。

按照朋友的说法，只要到了云南边境的指定位置，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。2023年3月，他从福建乘动车抵达昆明，上了朋友“安排”的商务车。抵达临沧市后，闵永星换乘了一辆越野车，陪同人员也随车更换，晚上10点，他们到达了云南临沧边境的一座山脚下，陪同的三个人告诉闵永星需要爬山，“我当时就后悔了，但他们收了我的手机，我已经走不了了”。

闵永星爬了8个小时山路。他描述，翻山的路全程陡坡，最陡的地方有10米垂直落差，“护送”他的人随身背着绳子，到了险处，对方把他用绳子绑好，直接拉上去。

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，闵永星回忆，他被押上一辆车后，有一个男人用长枪抵住他的头，告诉他这里是缅北，同时抱怨说“别人走4个小时，你为什么走8个小时”，闵永星不敢回话，“看到枪，我整个人都蒙了”。

途中，闵永星短暂的拿回过自己的手机，他联系朋友和亲戚，告诉对方，如果自己每天联系他们，请他们帮忙报警，并想办法联系把自己介绍到缅甸的“朋友”，想办法救人。

7个小时车程后，闵永星抵达了目的地——缅甸瓦邦（掸邦第二特区）的勐能县。车子在一栋10层左右的大楼前停下，周边有持枪保安看守，他注意到，他一进门，就立刻有人将门反锁，楼内的窗户都是焊死的。

在3层的一间办公室，他见到了日后的“老板”——花名“霸道”。闵永星事后

推测，对方可能是在找“合作伙伴”，“他们可能看中了我身边人脉多，想让我帮忙弄人过去”。

闵永星说，“霸道”开车带他去见了一位“大老板”——花名“大姚”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对方沏了一壶“虫草茶”招待他。大姚没有明说做什么，只说“想赚多少钱，要看自己，两年赚个3000万也是赚，5000万也有可能”。

闵永星不敢当面多问，只说会想一想。随后，大姚以要去参加当地镇长女儿的婚礼为由结束了这次碰面。闵永星跟随“霸道”回到公司，住进了12人一间的宿舍，这时候，他已经确定自己落入了诈骗组织。

三天之后，闵永星与家人、朋友的聊天记录暴露，被叫到办公室问话后，遭到进入园区后的第一顿毒打。

“我醒过来时已经两三个小时之后了”，闵永星发现自己有牙齿脱了，下巴也脱白了，但对方并没有给他医治的意思。十天后，霸道等人再次把闵永星叫到办公室，劝其“不要一条道走到黑”，闵永星假意顺从，前提是要得到医治。

由于勐能县的医疗水平有限，手术需要的钢板和耗材都是从中国国内订好寄到当地的，闵永星接受手术时，距离被打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，医生都说“太晚了”，并因此留下后遗症，直到现在说话下巴仍无法灵活活动。

手术后的一个多月，闵永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看守，直至身体恢复。

组织、业绩、纹身、惩罚

在电诈公司，人是最大的成本。据闵永星了解，像他这样从国内被骗到缅甸的人，公司老板需要向“中间人”支付约8万元的费用。在园

区里，每个人头的保护费一个月约1.2万元，住宿费约3000元；吃饭也不便宜，园区的馒头10元一个，如果一个人不肯工作，对公司来说就意味着亏损。

2023年5月27日，闵永星结束了“吃闲饭”的日子。老板“霸道”提醒他，伤好了就要上班。“开工”第一天，他再次被叫到办公室，签下了一张5万元欠条，是他看病做手术的花销。

公司的工作室位于大楼3层，他被分配到的部门叫“精聊组”（精神聊天部门）。这个部门一共有24个小组，每组10人，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。此外，精聊组共有4位总监，每人负责管理6个组。负责管理总监的人叫“大鸟”，再往上就是公司的领导“霸道”。请他喝“虫草茶”的大姚，则是整个园区的负责人，公司的物业费、房租等费用都要交给大姚。

“上岗”后，闵永星拿到了一部工作手机，并且得到了一个花名——“王林”。在园区内，大家彼此称呼花名，仿佛彻底换了一个身份。

闵永星告诉老板，自己不会摆弄电脑和手机软件，“这个工作干不来”。但老板安排组长，手把手教他操作流程，并发了聊天中常用的“话术手册”。

他的客户都是女性，聊天中，他的“人设”是一名退役军官，“先聊感情，再骗对方投资”。闵永星说，他的“好友”多数是公司买来的，在此之前，已经有“前端”的人和“好友”聊出感情，他们接手的时候要先浏览前面的聊天记录，由于话术、语气类似，手机那头的“好友”根本察觉不到已经换人聊天了。

“精聊组”也被称为“快杀组”，一般三天左右就会“收网”，除了这个部门外，还有负责长线诈骗的“资金盘”部门，“那个组的客户资金实力更强，一般会在一个客户上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才会收网”。

闵永星说，他会刻意把生意谈黄，“我觉得一旦骗到手，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回头了”。

园区里的作息时限定，每天早晨7点40起床，15分钟早饭时间后，就要坐到工位上开始工作，开工前还要一起高喊公司的口号，“公司的名字经常换，我已经记不清了”。再次离开工位的时间是中午12点，届时大家可以去食堂吃饭。闵永星一天的活动量就只有工作室往返食堂的300米路。

“从缅北出来的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”，闵永星说，由于长期的驯化，这里的人彼此很少交流，很少对视，“假如你从身后拍了一个人，他转身的速度都是缓缓的”。

在公司，所有人的业绩都会被公示出来，由于一直零业绩，闵永星的名字被画了很多个圈圈，“像个大圆球”。到了月底，公司会按照个人累计的获利金额按比例分配收入，“新人的话，赚了100万，可能才分到1万”。

据闵永星了解，即便赚了钱，老板也不会发现现金，而是发一张卡，可以在园区里消费。园区里的消费水平是“一盒泡面50元”、“一瓶可乐50元”。如有哪位员工业绩好，拿

下转 07 版